

## 一个小山村的红色记忆

□宋海峰

军。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何长工传》一书中记载,1934年10月初的一天,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奉命来到丰垌村,周恩来对他说:“‘南天王’陈济棠(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粤军军阀)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商定派你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举行密谈……”10月5日,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通商和必要时可互借借道五项协议。当红军西征时,陈济棠基本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下的这三步棋,为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起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三步棋,中央红军突围就会受到强敌的阻击,不可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

从云石山古寺到梁氏祠,光滑的青石上仿佛还留有串串马蹄印,宛若时光的页码,沧桑而悲愤。当年,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多次从住地来到这里,接二连三向博古、李德献退敌之策,但他的遭遇恰如当年的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然而,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矢志不渝,他仍时刻关注战火硝烟的军事斗争,亲自到前方督导战事,以尽可能地减少红军的损失。

山城会昌,是粤北赣南之间来往的要道,它距瑞金不远,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是粤赣省苏维埃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日趋紧张之际,毛泽东多次来到这里。在他的领导下,南部这边战线会昌“风景这边独好”,与北部战线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

1934年9月初,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带病深入到茶梓、小溪、罗江等地,为红军选择突围路线。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架设浮桥,顺利地渡过了都河。

有一件事,还特别值得一提。在云石山古寺,毛泽东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了《游击战争》的册子。红军大转移时,这本册子下发到了各部队。

其实,中央红军长征准备工作虽然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致使准备工作很不充分,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在补充兵员、物资和部署游击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进行粮食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的决定后,苏区各级党和政府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当年“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红色歌谣,正是苏区人民革命精神的写照。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物资,伟大苏区精神在红军突围转移前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中得到生动呈现,充满了穿透时空、打动人心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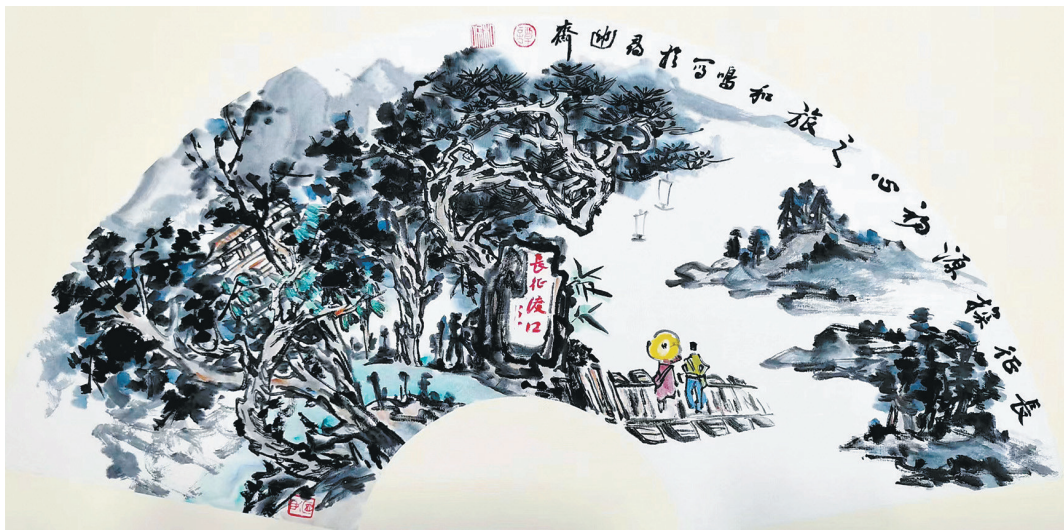
梁氏祠是有记忆的。在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定,红军主力突围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可见,从1934年5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完全没有希望后,经共产国际同意,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回望这条红军用穿着草鞋的双脚踏出的“红飘带”,人们不会忘记,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突围转移作准备工作的峥嵘岁月。

梁氏祠这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如今已开辟成一个纪念馆,叙述了90年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筹划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的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方案而日夜忙碌的历史。

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追赶红

军。世事沧桑变幻,伟大长征精神永存。



长征探源 初心之旅 谭和鸣作

兼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刚过,秋意渐浓。

清晨,睡梦中醒来,起床,小跑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身体已冒微汗。

秋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夜幕,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镌刻着“长征渡口”几个大字的石碑伫立在静谧的于都河畔,微风吹拂,河面泛着柔柔的光晕,河面上的几条小船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岸边,两条绳索紧紧牵着小船。

“那年秋天,成熟的草,在青色转黄的十月,编织成一双草鞋,将它放在掌心,走回出发的那天……”

踱步至这东门渡口石碑旁,我深吸了一口清新带着凉意的空气,耳畔似乎传来了歌曲《从此》——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主题曲抒情且激昂的旋律。

一个低头,仿佛回到了90年前的那个斑驳的秋风瑟瑟的深夜。脚下这些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却深沉、浸润着红军战士鲜血与汗水,镌刻着军民鱼水情的红石板与青砖,仿佛在细细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那个秋夜,于都的父老乡亲们

在渡口用大家捐出的门板、寿



突围 江锋作

曙光初现,一缕阳光透过薄雾,洒落在兴国篳篥窝集结待命的兴国模范师队伍上。嘹亮的集合号角划破黎明的宁静,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战士们迅速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整齐列队,他们带着对家乡的眷恋,迈着坚定的步伐,途经竹坝、洪门,离开了这片曾经洒满热血的土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军号响起,10月9日清晨,已在兴国城南竹坝、洪门一带休整了三天的红一军团战士开始集合,这支由19800余名战士组成的队伍,如同潜行的巨龙,启程出发。队伍行至城南门,二师政委刘亚楼与杨成武、赖传球、王集成等团政委,一同骑马,脱帽敬礼,告别兴国。

军号响起,刚从反“围剿”战场撤下的红八军团10922名战士在社富集合。这个军团将在长征中担负中央红军纵队的右翼后卫。清晨,这支队伍在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下出发,送行的乡亲们把煮熟的鸡蛋、苞谷棒和布鞋塞到红军战士手里、挎包里……

## 永远的渡口

□邱奇华

板搭设浮桥;

那个秋夜,于都的父老乡亲在渡口与刚加入红军队伍的儿女、兄弟、丈夫依依惜别;

那个秋夜,于都的表嫂将连夜赶制的一双双草鞋交到即将出征的战士的手中;

那个秋夜,在于都集结的8.6万中央红军在渡口迈出了坚定的、百折回回的长征第一步……

9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哪怕是一个含泪挥手,一句“我等你们回来”,都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

长河中,定格在每位中国人的记忆中……

如今,渡口依旧,岁月已逝。当年从这里出发的坚毅的红军将士,或战死沙场或日渐老去,那些搭设浮桥、献出门板的乡亲,或已牺牲在那个冬夜或已渐渐老去……

新时代新征程,永不停歇。

如今的于都人民,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因,在璨如星辰的长征精神照耀与激励下,正迈开新征程的步伐,勇往直前,追寻那更加美好的明天。

“妈妈,快来,这里真美……”

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一抬眼,只见一个孩子踮着脚跑到渡口的石板台阶前,小手指着河面。

这里真美。柔柔的晨光为渡口的石碑、河边的小船和那张开硕大枝丫的老榕树披上了一层金沙,静静地伫立在那,似乎永远地守望望着这里的一切。

目睹此景,感觉眼眶有些湿润,我揉了揉眼,许是秋露湿的吧?

我昂起头,迈开步子,柔柔的晨光更强烈了,天更亮了,又是充满生机和憧憬的一天……

## 重走长征路(组诗)

□杨丽芳

## 人头关,一缕风从山顶滑下来

站在楚雄和大理之间风的垭口,一座山从渔泡江底抽出肉身的骨头牢牢锁住升腾的云雾有人把“人头关”写作“仁头关”中间隔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翻开史册,盐马古道

时间的齿轮,大面积含着泪水乌鸦,杂草,伤口和血液,众多标签卡在滇西南交通的咽喉天日复一日阴,路年复一年湿

1936年4月,红六军团

匆匆路过孔仙桥,迅速踏平人头关

革命的旗帜在山乡高高飘扬

那一抹红,温暖如早晨的阳光解冻冰封河流,催开鲜花芳香着四季

今天,我们走在长征的路上

一缕风,顺着阳光从山顶滑下来用楚天河清凉的水滋润歌喉用地道道的彝族方言唱着一曲红军长征过祥云的小调有关春天,泥泞,有关诗歌和盐粒

## 红军墓,在山坡站成守望

碑记被敬献的鲜花遮住了大半我看不清墓碑上英雄的名字或许你是故意的不想让后人把名字含在口中一不小心就喊出疼痛,和滴滴鲜血

有人说,一个花季少年

把故乡的炊烟折断在岁月深处把自己磨成一颗种子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在向阳的坡上用一杯红色土壤 年轻的生命在风里雨里,守护山高水长

墓碑微凉,藏着无以言表的疼痛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天空下起毛毛细雨虫鸣,鸟语,石头嚼着风声矮下去桃树李树挂满青绿果实紧紧挨着墓碑,在风中站成守望

## 顺着阳光的阶梯爬上去

走进黄草哨,要努力把自己收紧让条石硬度高于头顶的蓝天用窄窄的方言说出炊烟和朵朵白云用一群牛,或一只鸽子声音的细浪。捱住风奔跑的速度任稳稳当当石阶上红色的沙砾将灵魂和意志细细打磨

晨风的指尖触及斑驳老墙撕开时间密密的针脚把一连串小村的故事脱口而出采风的人唯有保持内心纯粹才能顺着小巷阳光的阶梯找到故事中老宅寻寻觅觅的地址

## 深深的马蹄印

盐马古道,几寸深的马蹄印是语焉不详的叙事在凤凰箫和白沙坡村松涛阵阵的诗行里埋下伏笔

嗒嗒的马蹄像极了善听的耳朵收集鸟语,露水,革命者的呼吸山泉越过青石板些许的破碎和松树上多声部的蝉鸣杂糅的声音借一把风的和弦把岁月弹唱 从古至今

长征的故事溢满深深的马蹄印路过的人,只要把小草,小花细瘦的文字加几个鸟鸣和阳光温暖的韵脚西风古道,必定能用破土的笔法写一部关于历史的浩瀚史诗

## 晨曦的号角

□曹红福

独立三团,便趁夜色从社富出发,穿过赣县,前往于都……作为红军的后卫部队,他们的背影,是那样的刚毅,步伐是那样的坚定。

军号响起,红军七个主力师先后从兴国出发。在告别的场面中,一个画面让人铭记。有个战士被竿子牵着进入操场,军团长彭德怀一看,心想怎么回事?这个被牵的人,是兴国滋江镇人黄玉昆。红军准备长征时,他在红三军团机关里当文书。日夜行军,他尾随驮文件的骡子,骡蹄子扬起一股股尘土,沙粒钻进他眼里,害得他眼睛红肿,看不清道路。组织上要他留下,他却坚定地组织上说他留下,他却坚定地组织上说他留下。10月18日,他们在城北的文溪、石富一线阻击着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这是他们在西线战场上,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最后一场激战。他们刚把防务稳稳地交给了江西红军

战士们安慰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谁也没想到,60天后血战湘江,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1000余人。

军号响起,月色朦胧的夜晚,红五军团12168名官兵在社富集合。10月18日,他们在城北的文溪、石富一线阻击着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这是他们在西线战场上,为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最后一场激战。他们刚把防务稳稳地交给了江西红军